

冰心萧红老舍臧克家梁实秋迟子建刘心武

作家笔下的雪

冰心说,“我永远喜欢下雪的天”,然而现在冬天比往年暖和多了,北方也很少下雪,即使下雪,也不能出现“小孩站在雪里露不出头顶”(萧红)的那种大雪了。幸好我们还可以借助作家的文字感受雪的魅力。

1 雪之情

“雪不像雨,它不曾点滴凄清、愁损离人;也不曾挟风掠阵、铁马冰河;更不会敲着窗棂、打着芭蕉、拍着梧桐;而是轻轻悄悄地,在你毫不知觉中,铺满整个大地”(刘墉),雪的可爱之处在于“它的广被大地,覆盖一切,没有差别”,“朱门与蓬户同样的蒙受它的沾被,雕栏玉砌与瓮牖桑枢没有差别待遇。地面上的坑穴洼溜,冰面上的枯枝断梗,路面上的残垒败屑,全都罩在天公抛下的一

2 雪之景

在老舍的眼里,济南的冬天下点小雪最妙,“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,树尖上顶着小髻儿白花,好像日本看护妇。山尖全白了,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。山坡上,有的地方雪厚点,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;这样,一道儿白,一道儿暗黄,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;看着看着,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,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。等到快日落的时候,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,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,微微露出点粉色”。
不过,在北方,要想去看真正的雪世界,只有去东北,“从冬到春,雪是永远不化的。下了一层又一层,冻了一层又一层。大地冻成琉璃板,人在

3 雪之趣

下雪了,如果不出屋子,做点啥好呢?“窗外,北风呼号,雪花乱飘,这时,炉火正红,壶水正沸,恰巧一位风雪故人来,一进门,打打身上的雪花,进入了我的内室,沏上一杯龙井,泡沫喷香,相对倾谈,海阔天空。水壶啾啾作响,也好似参加了我们的叙谈”(臧克家),也是一件美事。在冯骥才看来,“雪夜里的灯光朦胧却分外温暖。有灯光,就有人家,有炉火,有热茶,有亲情,有生活的趣味——有了这些,就

4 雪之思

雪总是要融化的,化得满地雪泥让人心烦,但迟子建却偏爱这浑然天成的泥泞,当她走在农贸市场的土路上,“泥泞中的废纸、枯草、烂草叶、鱼的内脏等杂物若隐若现,一股腐烂的气味扑鼻而来。这感觉当然比不得在永远有绿地环绕的西子湖畔,撑一把伞在烟雨蒙蒙

件鹤氅之下”(梁实秋)。石评梅在雪夜里逛过北京城,“过顺治门桥梁时,一片白雪,隐约中望见如云如雾两行挂着雪花的枯树枝,和平坦洁白的河面”,“城墙上参差的砖缘,披罩着一层一层的白雪,抬头望:又看见城楼上粉饰的雪顶,和挂悬下垂的流苏”,“过了宣武门洞,一片白地上,远远望见万盏灯火,人影蠕动的单牌楼,真美”,“伟大庄严的天安门,只有白,只有白,

上边可以滑冰”,“一片无边的是雪的世界。在山上,在原野上,在房屋上,在树木上,都是盖着皑白的雪层”,“雪!洁白的雪!晶莹的雪!吱吱作响的雪!我的灵魂好像是要和它融合在一起了”。
北方下雪,不稀奇,江南的雪,却并不容易见到。
上海是一个几乎不下雪的城市,“难得上个月上海下了一场雪,雪花漫天飞扬,宛如柳絮鹅毛,飘飘洒洒。极目苍穹,为之心旷神怡。可惜这美景只显现了十分钟,大地还没有粉妆,尘埃尚未冰封,便匆匆猝然而止”(赵清阁),“这里毕竟是上海,仿佛连一点雪的洁白也容不下,一边下,一边融化,只湿润了光滑的地面,

不再惧怕漫天的冰雪与世间的严寒。此时,人间的气息便分外迷人”。
而汪曾祺更愿意雪天时走出屋子,“到后园去折腊梅花、天竺果。明黄色的蜡梅、鲜红的天竺果,白雪,生意盎然”。
当然最盼望下雪的当属孩子们,他们“毫不计较双手冻得又红又肿,只顾经心经意地堆着雪人,大大的头,长长的胳膊,也许是短短的腿。或者是握一支打狗棒,或者是手提一只旱烟袋,脸上的眉眼鼻

中幻想来得惬意”,但它“仍然能使我陷入另一种怀想——想起木轮车沉重地碾过它时所溅起的泥珠,想起北方的人们跋涉其中的艰难背影,想起我们曾有过的苦难和屈辱,我为双脚仍然能触碰到它而感到欣慰”。
我们和张炜一样,祈祷着“下雪吧,下雪吧”,可雪总不

只有白,漫天漫地一片皆白”。孙福熙还见过北京的春雪,“我愿在多雪而雪不易消融的北京等候他。可是,等候着等候着,我爱的雪还是没有来”,正当他“决计抛弃对于雪的想望,全副精神地等待春色”时,春雪却来了,“我到中华门前,大的石狮上披着白雪,老年人怕雪而披雪兜,他却因爱雪而披上雪做的兜。他张了嘴不绝地笑,谁说只有小孩是爱雪的?”

一点痕迹也不留。倘在乡下,屋面的瓦楞该盖没了,山该白了头,树该着了花,无际的田畴也必然是耀眼的一片银装了”(柯灵)。
到过西湖的肯定不少,但像钟敬文一样有幸领略过西湖雪景的却未必那么多,“飞来峰疏疏落落地着了许多雪块,冷泉亭及其他建筑物的顶面,一例地密盖着纯白色的毡毯”,“观海亭石阶上下都厚厚的堆满了水沫似的雪,亭前的树上,雪着得很重,在雪的下层并结了冰块”,“旁边有几株山茶花,正在艳开着粉红色的花朵。那花朵有些落下来的,半掩在雪花里,红白相映,色彩灿然,使我们感到华而不俗,清而不寒”。

嘴,则是用烧过的柴灰抹出来的轮廓,四不像,却能引得人们看见之后哈哈地大笑一场”(李辉英)。
除了堆雪人,孩子们还可以捕鸟,“我们沙地上,下了雪,我扫出一块空地来,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,撒下秕谷,看鸟雀来吃时,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,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。什么都有:稻鸡,角鸡,鹌鹑,蓝背……”(鲁迅《故乡》)。

来。不过,即使盼不来雪,我们还可以“给自己的心房来一场白蝶飞舞般的瑞雪”,“那些雪花可能是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回味,可能是童年往事的追忆,可以是生命历程中许多琐屑却璀璨的闪光点,可以是唯有你自知之明,或者竟暧昧莫名的某些隐秘情愫”(刘心武)。 据《光明日报》

延伸阅读

与雪有关的书

这个冬天,我们在等待一场雪。这里,推荐几本与雪有关的经典佳作,你是否想读一读呢?

川端康成《雪国》



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,川端康成把读者领进雪国。这个寂静清冷、一片莹白的小镇,似乎一出场就自带悲剧色彩。

在川端康成看来,悲与美密不可分、相辅相成,于是,主人公岛村与驹子、叶子两个女孩的故事,就带给读者“悲剧美”的震撼。

再加上小说里无处不在的优美语言,那些像电影慢镜头一样的唯美场景,如“盈盈皓月,深深地射了进来,照得连驹子耳朵的凹凸线条都清晰地浮现出来”这般,让人心头感受到淡淡的哀和浓浓的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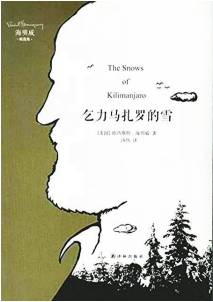
待读到结局,终会在悲与美中,碰触到“人生无常,心怀感恩”的思想。

这本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,还有赖于贯穿小说始终的对日本北国民俗风情与气候风景,以及绉纱的制作、温泉浴场、艺妓的生活等传统工艺和文化现象的描写。这些本身就如同川端康成的文笔一样,带给人们精致、细腻的感受。

作者简介:

川端康成(1899—1972),日本文学泰斗,1968年以《雪国》《古都》和《千只鹤》三部代表作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海明威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



海明威传奇的一生,恰与他的作品相匹配。

《太阳照常升起》让他一举成名,《老人与海》让他久负盛名,而这篇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就隐身在前两者的光环之下。

34岁那年,海明威随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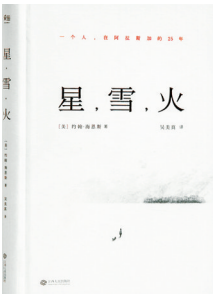
猎的旅行队来到非洲,根据自己的见闻和印象写出这篇小说。这是海明威最直接描写死亡、讨论“生死”的作品,描写了主人公哈里面对死亡的心理变化:恐惧—愤怒—厌倦—接受。最终,哈里梦到自己乘着飞机,向乞力马扎罗的山顶飞去,肉体虽然死去,灵魂却得到提升。

书中大量采用意识流手法,看起来混乱、跳跃,虚虚实实,其实正对应了主人公对生命意义的苦苦探索。

作者简介:

海明威(1899—1961),美国20世纪最伟大作家之一,“迷惘的一代”代表作家,“新闻体”小说创始人,凭借《老人与海》获诺贝尔文学奖、普利策奖。

海恩斯《星,雪,火》



海恩斯曾于二战期间在南太平洋的驱逐舰上服役三年,退役后隐居阿拉斯加荒野25年,与星、雪、火为伴而写成这本散文集,用美的语言带给读者宁静、温馨的感受。

虽然海恩斯身披“阿拉斯加桂冠诗人”的美誉,但他出生于“总统之乡”弗吉尼亚,父亲是海军军官,因此光荣与梦想早已铭刻在心中,也隐含在其作品之中。

这本《星,雪,火》是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。阿拉斯加的彻骨严寒和茫茫雪原,狐狸、麋鹿、灰熊、狼、土拨鼠等动物,都“诚实地”呈现在书中。这“诚实”不是给人童话般的想象,而是还原荒野生存的不易,描述人如何努力地猎捕和处置猎物,如何与野生动物共生、博弈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这本书与美国作家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、利奥波德的《沙郡年记》一起被称为“世界三大自然随笔”。

作者简介:

约翰·海恩斯(1924—2011),美国诗人,著有诗歌、散文等20多部作品。

大雪中,看到的书中风景,如果能映衬着窗外风景,那再好不过了。下雪时,如果你也兴趣盎然,那就读书吧!

晚综